

唐代叢書

限期表
姓名
借出日期
還書日期



劇談錄

唐 康 駢 輯

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
彊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斃禱於晉
祠畧無其應時有郭天師暨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
厭勝監軍使携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
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
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
者唯唯乃具車輿列幡蓋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

具供帳罄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
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土
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軫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
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
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
祈請悖然而誓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
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
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且有
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道曠時門

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殺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
堂中大恣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惑日久當須繫
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溲水
祠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
立其土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杖殺天師馳走紛紜觀
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
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
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
旣而精誠感應深加嘆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惟謙

劇邑良才忠臣華胃，觀茲天厲，將瘳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鑒，克誠予意，豈忘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

元積鎮江夏，襄州賈野有別業，構堂架梁，纔畢，疾風甚，兩時戶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梁上，都無滴汗於外，是年積卒。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感暮飢寒，無

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
夕風雪凝洹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
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
僕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
名將進修賀禮顓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
忽有鳴梟墮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
飛起復還久而方去乃謂諸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
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
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遺焉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盼嚮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裝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云適見一人着短綾緋衣控馬

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嘗言
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名左右試
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
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
牛頭于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
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
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日出於外
數口方能言云其夕治裝既畢有人促名出門乘馬而
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

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
座者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
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惟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
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琪後密詢其事鮪終
不言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洛陽深感一貴家舊
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
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
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

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必能致止於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嚴若冰玉餽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冰餐但置一匙于口各相覘良久咸若嚙蘗吞針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餽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旣而造其門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餽饌可謂豐潔何不畧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

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
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
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
俱盡昆季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于
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
爲餐而賣僧囊有錢數百買干土杯同食腹枵旣甚膏
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
耶君吃否皆俯頭慚視無詞以對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日善聽聲搗骨每言休咎無不

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
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
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
本執蕭公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
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
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
未見間佇立間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
墮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廻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
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

終所任其後蕭公馭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
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裔從事同慕皆是名輩有道流
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己年壽官祿
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
在保守庸勳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
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
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
尊旨以某所觀卽不在此時夏侯相攷爲館驛巡官且

形質低粹，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于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廡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妙，若以綬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倘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卽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是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淳

濶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
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
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之，書窮之辰，當
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
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
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
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于親知，追想其風，莫能
及也。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鹽鐵，頗有空罈之耗。

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日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盞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相豈將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於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修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

某無復更至門下。巖曰：處士之言，可謂遠矣。其後浹旬，于果登台鉉。巖每見朝賢，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盈門。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侍中王智興初爲徐州節度使，武畧英特，有命世之譽。幕府旣開，所辟皆是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賓。明賦詩，頃之達於王。王乃召護軍俱至，從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問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却取筆硯，以彩箋數幅陳席上。衆賓

相與持疑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
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于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
王曰某韜鈴發跡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
亦陳愚懇於是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三十年來老健
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自
知四座覽之驚嘆無已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
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卽席爲詩以獻云十年受
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軍嘉政外李陵章
句右軍書智興覽之笑曰褒飾之詞可謂過當矣左右

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智興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名士豈云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贈絹千疋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衆爲潘鵲碑也本家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舟江壩有僧乞食留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氣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留贈之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貿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嘗寶念珠貯之以繡囊合

置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北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之，爲尋其所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針紉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甥。

舅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不動者往往經於累日或設殺羞時有水陸珍異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携酒食與之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識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火超曰潘將軍失却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忽見尋覓厚備繪綵售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遇朋儕爲戲終却送還因循未

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
此超如期而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
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於
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携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
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
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
湫自遠而至先其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十
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峯巒草樹一無傷碧波迴塘湛若

疏鑿京洛行旅無下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載蒲津
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音逮於累日京城南靈應有三娘
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常有
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銜而去禱祈
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啟視投之歛然而沒乾符初有
朝士數人同遊於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事其間
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
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爲暴水所漂爾後人愈敬服莫
敢犯者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
唐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
年可十七八衣綠綉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
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巾髻黃衫端麗無比
旣而下馬以白角扇障面而直造花所香異芬馥聞於
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
命女僕取花數枝而去將乘馬顧爲黃衫者曰曩有玉
峯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飛鶴唳景物輝
燠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

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休復
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藥院真人降詩嚴休復曰
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瓊瑤藥
笑對藏花洞裏人又曰香車漸下玉龜山塵世何由睹
蕤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鬢元稹詩曰弄
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
是嚴郎白得知劉禹錫詩曰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
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
藥瓊葩滿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

件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羸女偷乘鳳，下時洞中誓。
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時人稱
頌之。

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
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
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不定。
忽睹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携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
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旣歸，僕者具述其事。
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泊秉

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
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息含宏蓋慮凋
傷一境不聞歸心效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
翻恐恣其凶迷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
一詔進兵可以蕩平妖孽于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興
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鄆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
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
淮西遂平後人朝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
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

事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繫鞬，迎于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河南府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卽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丞相牛僧孺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因召耆宿備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鸚鵡雙立前後，邑人以此爲驗。僧

孺潛揣縣僚無出于已，因舉杯曰：「既有灘，何惜一雙鴻。」
鴻宴未終，俄有鴻鵠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尊，得神仙補養之道，自言生于
隋代，宿舊朝士皆云童幼時見奕世奉之不窮。其壽安
史之亂，隱于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令狐綯喻以柱
下漆園之事，稍從宦于京師，常言與處士劉平善。天寶
中，居與齊魯尤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不假燈燭。安
祿山在范陽，厚幣致于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
數十，殊形詭狀，持爐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

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華陰縣值葉法善投
龍西嶽平旋見二青衣童子乘虛而至所見祿山鬼物
皆棄爐投蓋狼狽而走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
正道克終及祿山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
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
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
閣名士數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
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

第羸車就門告別、闈者以俟朝客、乃以他去對之、負跋
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
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家
蓄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
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于懷、遽令僕者邀賀、跋迴
車、遂以杯盤同享、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闈者具陳
與賀、跋從容無不悅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
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
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飲數杯、遂關祇接、既負

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嘆逾時云此事真古
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
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踰
三載便秉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
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入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
恣崛強宣宗皇帝決于致討延英先問宰臣公首奏興
師遂爲統帥率沿邊藩鎮兵士數十萬鼓行而前時犬
戎列陣于川以生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旣而得于謀
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寶裝帶所

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于陣前者數四頰
名漢軍鬪將白公誠兵士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
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
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
手扶挾如鬪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
金帶奪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旣而大戰沙漠虜陣瓦
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駝馬輜重不可勝計
束手而降三四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
爲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敏中必殄兇醜白公凱

旋與同列宰相進詩曰一詔皇城四海頌，
戎無敵，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
收野嘶風馬自閒，河水九盤收
數曲隴山千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
爲報東南夷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犬戎，
許提河隴款皇風，指揮文武恃神筭，
恢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
七關雖戍已蒙弓，天留此事還真主，
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
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
皇威漸被攝腥羶，穹廬遠戍烟塵滅，
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歌帝澤，
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

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群方洽凱歌、有地名王爭解、辯遠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愈深所知重、於縉紳間每爲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結于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賢刺不容遽入、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自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諱、言不合、應舉賀亦以輕薄爲時輩所排、

遂致輒軻韓愈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名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表曰臣常師事字阿受相馬骨法善相馬者東門京鑄
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鬚丁氏
身中借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有詔置于
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
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火而有光
此馬千里頷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向前牙欲去齒一

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膝欲小、季肋欲長、而膝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劉仕義曰、武事尙強、而馬之用爲急、則援之相法、不可不知也、雖然有說焉、相其形、尤當相其神者、伯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邱、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所謂天機、其神之謂乎、故曰、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通於此說者、可以盡相法矣、是又不可不知也、郭鄴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盼嚮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獲

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磚枳棘，病於寒餒者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危，渾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郭究問其事云：先得安品子，郭言于表弟張生，未甚信。王素吝嗇，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粧倚門，悅之，遂召同列，命酒爲歡。時張生預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恡，未幾數年，遂至貧困。

法苑珠林

唐 釋道世編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圍一丈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禍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得噉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患之共求人豕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一歲將祀之莫索未得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歷募欲行父母不

聽寄曰、父母無相留、今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
女、無提繫救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
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
父母慈憐、不聽去、終不可禁止、寄乃行、請好劍及咋蛇
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石米糞、蜜
麩、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聞糞香
氣、先噉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他後斫蛇、因踊出、
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九女、顰蹙悉舉出、咤言曰、汝曹
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

之聘寄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治無復妖邪。

封元則、渤海長河人，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于闐國來朝，食料餘手凡數千百口，天並託元則送僧寺長生，元則乃竊令屠豕烹貴，收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雷震，殺元則於宜仁門外街中，折其項，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此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漂木善，我當相免也。旣而俱前。

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我須臾有一
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卒獲免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叔高居陵田中有大樹十圍餘
蓋六畝枝葉扶踈蟠地不生谷草遺客斫之斧數下樹
大血出客驚怖歸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樹汗出此等何
怪因自斫之又有一空處白頭老翁長四五尺突出稱
叔高叔高以刀迎所殺之四五老翁並出左右皆驚怖
伏地叔高神慮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之似人非人似獸
非獸所謂木石之怪夔魍魎者乎其伐樹年中叔高辟

司空御史兗州刺史

卞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雇人築室不
還其值作人求錢父鞭之曰若實負錢我死當與爾作
牛須臾之間卞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
橫絡周匝如人腰帶右膺有白紋斜貫大小正如笏形
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卽屈前膝以頭著地瑜
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

永徽中汾州義縣人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共
錢主佛前誓曰我若未還公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話

訖逾年而卒。錢主家特牛生犢，子額上生白毛，成路伯
達三字。其子侄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
於隰成縣啟福寺僧真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
發心止惡，競投錢物以布施焉。

顯慶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女美
未嫁，道亡。停縣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夜
初見此女來，粧飾華麗，欲伸繯，繯學生納之。相知經月，
此女贈生一銅鏡，巾櫛各一，令欲上道。女與生密共辭，
別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索於生房，得之，令遣

左右縛此生以爲私盜，學生訴其事，非惟得此物，兼留上下衣，令遣人開棺檢之，果無此衣。旣見此徵，於是釋之，問其鄉里，乃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母俱亡，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以爲女夫，憐愛甚重。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草屋見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燃火作食向一更聞外有

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
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
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塚塚口有馬尿及餘草周甚驚惋
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
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
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
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竊樂故來相見就如此五六夕
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爲夫婦寢息衣皆有汗如

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問，入扉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冢，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推右脚有履，子長夢女曰：我比得生，今爲所發，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矣。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別。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旣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冢

所始欲哭之不勝其情遂發冢開棺卽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讞於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理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

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歲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元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

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憑乃得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尅期當出至期日牀前有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愈分明始悟所夢者遂屏左右便漸額面出次變形體額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借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待本生日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文計生日至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醱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

棺出開視女身體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惟心
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
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
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
吉日下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男字元慶嘉和初爲秘
書郎中小男敬慶作太傅椽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
世之孫

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
知所在其父兄疑一仇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

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更深義琰據案俛首不
覺死人卽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乙打置於某所井
中公可早駭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尋覓義琰卽親
往果如所陳而仇家始具欺服當時聞見者莫不驚嘆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爲羊喜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
豪貴或隨之上綏山綏山高峻在蛾眉之西隨者皆得
道不復還故里語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
山下多列祠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

其側作展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
孝子作不已，婦人求眠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
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以
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
吾婦，何得誣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
男子因縛孝子赴官，應償死，乃謂令曰：此實妖怪，但出
獵犬則可知，魅復來催殺孝子，令因問獵事能別犬否？
各曰：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乃射殺之，
視婦人復成狸矣。

終

南楚新聞

唐尉遲樞撰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一櫟擅羹也數十根，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事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道場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唯煎米飲之，亦可稍充腸胃。

孫暉日走報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個。

李嶺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
曰虱者蟻也及改名巢登科

百粵人以蝦蟇爲上味先於釜中置小芋俟湯沸投入
蝦蟇乃抱芋而熟謂之抱芋羹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
脫去錦襖子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太孫
乃儋耳龍何懼賊乎

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印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

聚觀亦爲祥瑞

德宗以播遷爲天命李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

李泌謂盧杞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阿師旦起竊泌鞋送帝泌曰鞋者諧也當爲弼諧事宜諧之

李泌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人家以青裳盛百穀果實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禱飲食皆如乳婦稍不徇護其孕婦疾皆生焉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

南齊書
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
糜以餉壻壻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庶翁其顛倒有
如此

王凝侍郎按察長沙日有新授柳州刺史王某者不知
何許人將赴所任抵於湘川謁凝凝召預宴于賓佐王
啟凝云某是侍郎諸從子姪合受拜凝遽問曰既是吾
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謂左右曰促召郎君來
遂巡其子至凝詰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
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則受以從姪之禮

因從容問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罷職北海監院旋有此
授疑聞之不悅既退疑復召其子謂曰邇來王君資歷
頗襍的非吾之枝葉也遂徵屬籍尋其派乃有通郎已
於某年某日物化矣疑睹之怒翌日廳內被僕招之王
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壯士挾而扶之鞠躬不得疑前
語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誤受君之拜今謹奉還遂拜
之如其數訖二壯士退乃命坐與餐復謂之曰當今清
平之代此後不可更亂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
慚赧飲食爲之不下斯瀕踈踏而出

段成式詞學博聞精通三教復強記每披閱文字雖千萬言一覽畧無遺漏常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來獻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戶但開一牖方纒數寸亦緘鐫之時與近親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也其博識如此

魏公崔相鉉元畧之子也爲童兒時隨父訪於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邇來詩道頗長滉乃指架上鷹命詠焉遂命箋筆畧無佇思曰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

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綠
人。況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歷三年。侍
郎崔郾下及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
時推清名重德。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
人。裴休真指大初。李石鎮江陵。辟爲戎卒。一日拂袖而
去。旣入京。登上第。俄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旣秉鈞衡。
李乃馳箋賀之。曰。某早拜光儀。叨承眷與。深蒙異分。曩
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
拜節西秦。思賢方詠于嘉魚。棲止實慙於威鳳。竇筵初

百奕齋
啟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隣部
喜溢轅門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隲
之詞也播於衆口

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固不動人圖常語同僚
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後寓居江陵有齏賈常
某者曩畜千金三峽人也亦家於江陵深結托圖圖亦
以長者待之數載常公俎有一子狀貌頗有儒雅之風
紀而畧曉文墨竟以其妹妻之則常修也關氏乃與修
讀書習二十餘年才學優博超絕流輩咸通六年登科

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東羅隱下第東歸，有詩別修云：六載辛勤九陌中，却尋岐路五湖東。名慙桂苑一枝綠，鱸憶松江兩棹紅。浮世到頭湏適性，男兒何必盡成功。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又廣陵秋夜讀修所賦三篇，復吟寄修云：入蜀還吳三首詩，藏於篋笥重於師。劍門夜讀相如聽，瓜步秋吟煬帝悲。物景也知輪健筆，時壞誰不許高枝。明年二月東風裏，江島閒人慰所思。修名重若此，關氏亦有助焉。後修卒，關氏自爲文祭之，時人競相傳焉。

太常卿段成式相國文昌子也與舉子溫庭筠親善咸
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聞輦下是歲十一月十二日冬
至大雪凌晨有扣門者僕夫視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
段少常送書來庭筠初謂誤發筒獲書其上無字開之
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驚出戶其人已滅矣乃焚香再
拜而讀但不諭其理辭曰勳發幽門哀歸短數平生已
矣後世何云况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武子
成韜自是井障流鸚庭鍾舞鵠交昆之故永斷私情慨
慷所深力占難盡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頓首後寂無所

聞書云緝字，字書所無，以意讀之，當作羣字耳。溫段之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王傅，乃庭筠壻也。

太傅汾國公杜棕節度江陵，咸通十四年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兵力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趨庭，退而使吏讓之曰：汝鳳翔一民也，棕兩爲鳳翔節度使，汝今靡認桑梓也。匡謀報曰：某雖冢世岐下，然少離中土，太傅擁節之曰：已忝分符，實不曾趨走台堦。此日况在荆南，若論桑梓，恐非議也。棕怒遣繫之，發函與韋相保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二集
侂國之元臣兼素有舊恩遂奏請依侂處置勅既降侂
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
冤枉無狀奈申訴非及但多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
行刑觀者駕肩接踵揮刃之際侂大驚驟得疾遂輿而
返俄有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夕獄吏
發狂自呼姓名叱之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
受用諸物舉體自撲而殞其年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
七月十三日侂乃薨將歸葬洛陽爲束身揪函而不路
欲殮之夕主吏覺函短憂懼甚又難於改易遂厚賂陰

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免就木之際替臨
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牽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尸
就殮楸函果短遂陷折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
洛長子無逸相次而逝歲月既久其事稍聞於世議者
以悖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乃楚城富民之首江
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貿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
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
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耽悅烟花迷於飲博三數年後

用過大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於鸞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渚宮新罹王仙芝之亂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數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且夕以紉針爲業生之行李間有一二千緡緣茲復得蘇息乃備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岸有佛寺名堦率是夕宿於斯結纜於大楠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

餘婢僕生計悉漂於怒浪遲明投於僧室母氏以驚得
疾數日而殞生章皇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爲之殯葬
且復贈遺之旣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又無親識日
夕厄於凍餒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聞事遂與
往來舟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爲捉稍郭使君
自是狀貌異昔與篙工之黨無別矣

京華有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諛佞事田令孜令孜
嬖焉爲左軍使一日奏授朔方節度使敕下翼日無疾
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令孜遂署劇職會僖皇

幸蜀乃從令救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盜專國
柄人皆畏威李德權者處於左右遐邇仰奉奸豪輩求
名利多賂德權以爲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後敬瑄敗爲官所捕乃脫身
遁於復州衣衫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爲復州後
槽健兒與德權父相熟忽睹德權念其藍縷邀至私舍
安無子遂認以爲姪未半載安且死德權遂更名彥思
請送李安効力蓋慕彼衣食耳尋獲爲牧守圉人有識
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

咸通中有姓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賈於荆益壘塘之
壩有白馬神祠朱嘗禱焉一日白蜀廻復祀之忽聞
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
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當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
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
久馭世也余朱驚問曰嗣君誰耶曰唐德尙盛客請其
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口
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卽位

黔南軍校姓蹇者不記其初名性鯁直貧而樂所居隣

宣父廟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嘗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愧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若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請行兼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滿詣京帥累遷司農卿賜賚復多數年卒於官

宣室志

唐張謂編

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衙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海岱之間出元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元宗皇帝嘗

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元黃石，忽遇一翁，質甚妙而丰度明秀，髭鬚甚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則享國萬歲，無勞採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答曰：當在齊魯之郊，若獲之，卽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乎？卽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

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鬚鬣嘶鳴真虛苗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常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卽白於邕邕甚喜以表其事獻之上大悅詔內閣廢異其芻豢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常一夕有三數輩挈食會薰所居旣飯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置掌中薰莫

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幸君與
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又置肉於掌中已而又
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伺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
果來拔劍斬之臂旣墮其身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
血流滿地明日因以血蹤尋之直入里中民家卽以事
問民民曰家養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一足有似刃而
斷者焉方駭之薰具言其事卽殺而食之

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涼府時有闖者甚謹
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口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段

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卽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旣具，劍命
笞於庭，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率莫能制。劍大異之，
且訊其事，闔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孩稚常以食
飼羣犬，不知其他。劍嘆曰：犬尙能感其惠，吾安可以不
施恩，遂釋放闔者。

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坐於堂之前軒，見一元狐，其
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黧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顧
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
日，每晝坐輒有一元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
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
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
禮部侍郎

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
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念之後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
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用呵禁之冀瘳其苦有叩門者自
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卽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
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

生遂以符術考召近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具食飲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日來候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或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且祈之生曰此子精魂已爲妖魅所繫今尙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間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卽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

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旣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亦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相、鬼汝但告、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話其事、道士曰、易與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詬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狐當還郊野墟墓中、何爲撓人乎、旣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僮惶惑、計無

所出及暮聞然不聞聲開視三狐皆仆地而喘不能動矣裴君盡鞭殺之其子後旬月乃愈

元和中有許真家儒青齊間嘗西遊長安至陝真與陝從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與別及行未十里遂元然墮馬而二僕驅其衣囊前去矣及真醉寤已睡黑馬亦失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然真旣亡僕馬悵然遂叩其門已扃鍵有小僮出視真卽問曰此誰氏居曰李外郎別墅真請入謁僮遽以告之頃之令人請客入息

于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
山水及名畫圖經籍茵榻之類率潔而不華真坐久之
小僮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
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
酒道中沉醉不覺曠然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
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貴客寧有間耶真媿謝之李又
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
議論甚敏博真頗慕之又命家僮訪真僕馬俄而皆至
卽舍之既而設饌共食食竟飲酒數盃而寐明日真晨

起告去。李曰：願更得一日侍歡笑。生感其意，卽留。明日乃別。及至京師，居月餘，有欵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沼。真延坐，與語甚聰辯，且謂曰：某家於陝，昨西來遇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真，至大喜。生卽語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十日，就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妻孥歸青齊。自是李君音耗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闔黃庭內。

景經李氏常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萌於沙邱葬於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真叱之乃終卷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真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宮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甚生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旦屏人握

生手嗚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罪宥戾使得盡言言已歔歔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顧九稚子猶在以爲君累尙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仁以狐狸賤質奉箕帚二十年未嘗纖芥獲非權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餘氣托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讐得全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傷感咽不能

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斂葬之，制皆如人禮。訖，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聞無所見，惆悵還家，居歲餘，七子二女相繼而卒，視其骸皆人也，而終無惡心。

尹瑗者，嘗舉進士，不中第，爲太陽普原尉，旣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竊聞明公以文業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卽延人與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

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
此。每四日輒一來，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
謂曰：吾子機辯元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
乃自取沉滯，隱跡叢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且
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朱曰：某自今
歲來，夢卜有窮盡之兆。瑗卽以詞慰諭之，生頗有愧。生
後至重陽日，有人以濃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下
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
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

忽仆于地化爲一老狐，醜醜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話其事。時唐太和初也。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十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辱，將訟于官，幸吾子紙筆書其事，妾得以熱諸葛薑雪。

其恥韋諾之婦人卽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
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韋方舉卮會
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卽東走數十步化爲
一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鬪醴酒若牛溺之狀韋因
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
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圯卽經費計工且
欲新其土木乃將毀撤旣啟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
蛇蟠遠如積搖首呿喙若吞嚙之狀寺僧大懼以爲天

憫重勞故假靈寔於是不敢除毀

李林甫卽李靖宅有泓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常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從而居焉人有告於泓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元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庳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焉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能

毀焉未幾林甫沒籍沒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

臨淮郡有館亭河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椽突然勃
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
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旣息其光亦閉開元中有
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
春曰吾能伺之於是挈衣橐止於亭中以伺焉後一夕
遂有大風雷震於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
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冰凍東不可
解廻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卽奮身揮臂驍然有聲

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
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
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
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
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旬餘莫窮其適
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巔若有人立者隱然紋
纈衣郡民且以爲他怪峴聞之卽往觀焉望其衣裝甚
類其女卽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見女也峴驚訊其事女

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旣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爲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

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
牢爲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
語曰：何爲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
別去，詞畢卽東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
中得以歸。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
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
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
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

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
中幸無見阻越石卽以少肉投於地其手卽取之而去
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
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卽引
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
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
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
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于地冥
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卽起而逐之夜又遂走不敢回

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以果來既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卽以杖連擊數十夜又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通州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

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
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
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以幽
冥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今歿之日此女當愈鄭
君急發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
寤疾愈鄭君使往驗令果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

唐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
甚豪駿常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
殆者圍人怪之具白于韓生韓生怒曰若盜馬夜出使

吾馬力殆誰之罪乃令扑焉圜人無以辭遂受扑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圜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圜人臥于廄舍闔扉乃于隙中窺之忽見韓生所畜黑犬至廄中且嗥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既挾鞍致馬上駕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擊馬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過來旣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躍還化爲犬圜人驚異不敢洩于人後一夕黑犬又駕馬而去逮曉方歸圜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歷歷可辨直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馬跡方絕圜人乃結茅齋於墓

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
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圍人在
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
出墓空於野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
安在黑衣人口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
衣者曰慎毋泄泄則吾屬不全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
衣者曰韓氏稚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伺有字卽編于名
籍不敢忘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共笑語而黑衣者
去及曉圍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誘其

犬犬既至，因以繩系，乃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兄弟妻子家僮名氏，紀莫不具，蓋所謂韓氏名籍也。有子生一月矣，獨此子不書，所謂稚兒，未字也。韓生大異，命致犬于庭，鞭而殺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鄰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墓，墓中有數犬，毛狀皆異，盡殺之以歸。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以資產豐贍，聞于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僅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于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

其原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既聞之，以爲生心，故不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圖鑄其像，已而自賣食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誤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而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

不然，是得釋氏之術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游諸山谷中，盡能紹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笑。人好爲詩者，多稱其善吟笑。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諱，故又以之遊于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圖氏，脫塵俗，栖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菩提投崖以伺虎，故吾啖橡粟，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亦甘受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捨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凶獸，可謂

仁勇俱極矣。雖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其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之心，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于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于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吾豈有不可之意。且吾以身委于野獸，曷若惠人之生乎？然今日尙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旣食矣，當亦奉教。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于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東方已畢，忽躍而騰上一

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而問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且聞乎宗素曰：某素尙浮圖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林景元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財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募爲衙門將，嘗與其徒十數輩馳健馬，執弓

矢兵仗臂隼牽犬俱騁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口攷于郢城之高崗忽起一兔榛莽中景元鞭馬逐之僅十里餘兔匿一墓穴景元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懸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尅土者木日次于乙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元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髯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元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元默而計

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元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元焚之

吳郡陸顒家于長城其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挈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南越人長鬚額中聞唐天子座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物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

文物之元，唯吾子峩焉其冠，澹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某願與子交歡，願謝曰：願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定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酣宴，極歡而去。願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餘，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顒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飢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以交吾子歡耳。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願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問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鹽米之徵，尙致相賊殺者，寧

有棄金繒爲朋友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願遂僑居於渭水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願大驚胡人喜曰此君在太學中我未能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旣坐胡人挈願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於君耳幸望許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願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願曰若誠有之

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麴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頤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每旦見寶氣，且天在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又此蟲稟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麴，蓋以麥白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麴食之，可見矣。頤卽以麴斗餘致前蟲，乃食之，立盡。頤又問曰：此蟲安使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

稟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既而以筒盛其蟲，又金函扃之，命顓致于寢室。謂顓曰：「明日當再來。」及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輦，金玉繒帛約數萬，獻於顓，共持金函而去。顓自此大富，致園屋爲治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既以甚富，又素用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于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于鼎中。

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申出，捧丹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瑤碧冠，帔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上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珠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

我入海中慎無懼。顓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回去。遊龍宮入蛟室，珍珠怪寶，惟意所擇。繼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於顓。貨於南越，獲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平陽人張景者，以善射爲本郡裨將。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慧。其父母愛之，居以側室。一夕女獨處其中，寤未熟，忽見軋其戶者。俄見一人來，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敵身於女之榻，懼爲盜，默不敢顧。白衣人又前，迺以笑女。

益懼且慮爲怪焉，因此曰：君豈非盜乎？不然，是他類也。白衣者笑曰：東選吾心，謂吾爲盜，且亦誤矣，謂吾爲他類，不其甚乎？且吾本齊人曹氏子也。詩人謂我美風儀，子獨不知乎？子雖拒我，然猶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寤焉。女惡之，不敢竊視。迨將曉，方去。明夕又來，女懼益甚。又明日具事白於父，父曰：必是怪也。卽命一金錐貫鏤於其末，且利鏃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繫焉。是夕又來，女強以言洽之。魅果善語，夜將半，女密以錐傳其項，其魅躍然大呼，曳縷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

跡出舍數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繩貫其中，乃窮之。深不數尺，果有一蟻，螬約尺餘，躡其中焉。雖表其頂，蓋所謂齊人曹氏子也。景卽殺之，自此遂絕。

太和中，柳光者嘗南遊，因行田道，會日晚，悞入山崦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于地，光卽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澈，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于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

袖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比其寢我去其裳深深
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焯
焯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元尾經過吾道來至
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
誰能辨其東平子光闕而異之遂行出徑數十步回望
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
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夫唐氏之初建號武
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則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
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

曰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者來也。且唐氏之初，至今果二百餘矣。焔焔其光，和和其始。焔焔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焔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謂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始，其和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元尾者，敘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元尾，是光字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

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卽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問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

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真太守畏武俊而奉士
真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真者以故僚吏賓客一
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
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
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士真時爲武
俊節度副使之威不
敢以他客奉宴席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
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旣而
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
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覩然而汗不能持杯一坐皆愕

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率李袂疾去械
獄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旣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
使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
君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
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士遊往
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行道日百餘里
一日遇一年少鞭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巖
崖萬仞而日漸曠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騾歸
逆旅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

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三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心中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寤急召左右往李某取其首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醉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竊以李某善飲酒故

請召而李某愚戇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
今明公既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
罪爲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真笑曰李生
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愈忿然激吾心已有戮之之意
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若無復言及宴罷太
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
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
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

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愛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

契胡僧之言也

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
日乘醉，手弓腰矢，馳捷馬，獨驅出野間，去其居且數十
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
迷失道，縱馬行，見道傍有門，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
外，將止屋中，忽慄然心動，卽匿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
中窅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
長衣短後，卓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而倚劍揚言
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

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致袖中旣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旣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卽去西廡下以避賊旣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

久之星

庭問之

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曰空舍中

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寃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卽馳馬至洛且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陳郡謝翽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髣髴近乃雙鬢高髻靚粧色甚姝麗至翽所因駐謂翽卽非見待耶

翽曰步此徙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翽不測，卽廻望其居，見一青衣三四人皆立其門外。翽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旣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帷幃，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翽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翽相見，坐於西軒。謂翽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翽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酌。翽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

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翹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有所贈翹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求贈幸不見誚翹喜而請美人求絳牋翹視笥中唯碧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翹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帳轡命燭登車翹送至揮淚而別未數十

步車與人馬俱亡見矣、翱異其事、因貯美人詩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因步月悵望、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鳥去年春、紅闈更有堪愁處、窻上蟲絲鏡上塵、旣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闈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翱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答曰、將之宏農、翱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

偕東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卽塞車簾謂翽曰感君意
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翽亦爲之悲泣因誦
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
又曰願更耐此一篇翽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
悵佳期一夢中五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限只
爲音塵兩不通愁態上睂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
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翽謝之良久別去總
百餘步又無所見翽雖知爲怪眷戀不能忘及至陝西
遂下道至宏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

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元和中，博陵崔穀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僮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穀曰：「幸寄君視席可乎？」穀不應。又曰：「我尚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穀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恩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

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
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
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鼓
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穴中，
鼓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鼓因取書鋒銳如新用
之。月餘亦無他怪。

德宗時，獨孤彥者嘗客於淮泗間。會天大風，舟不得進，
因泊於岸。一夕步月，登至一佛寺中。寺不悉，赴里民會
去。彥步遶於庭，俄有二丈夫來，一人身甚長，衣黑衣，稱

姓甲名侵許第五。一人身廣而短，衣青衣，稱姓曾名元，與彥揖小語，其吐論元微，出於人表。彥素耽奇，輿常與方外士議語，且有年矣。至于元門釋氏，靡不窮其指歸，乃遇二人，則自以爲不能加也。竊奇之，且將師焉。因再拜請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願爲門弟子，其可乎？」二人謝曰：「何敢。彥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木盧氏。吾少以剛勁聞，大凡物有滯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許。』」悟之時，皆謂我爲侵許，因名之。其後適野，遇仇家擊斷，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藥術，嘗侍秦醫之職。

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卽假手於吾後以年老力衰
止欲以我爲折腰吏吾固辭免退居田間吾有舅氏常
爲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嘗不俱然我自擯棄常思吾舅
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見矣今夕君子問我我得以語平
生事幸何甚哉語罷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
陶唐之官受姓於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爲氏故爲曾氏
焉我其後也吾早從萊侯居推署之職職當要熱素以
褊躁又常負氣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騰之謗因而解
去蓋吾忠州之罪我自棄置處塵土之間且有年矣甘

同瓦礫、豈敢他望乎、然自昔與吾父遭事、吾父性堅正、雖鼎鑊不避其危、闕人之急、必赴湯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於舊職、窘若囚繫、余以父棄擲之故、不近於父、迨今亦數歲、足下有問、又安敢默乎、語未卒、寺僧俱歸、二人見之、若有所懼、卽馳去數十步、已亡見矣、彥訊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嘗見焉、懼爲怪耳、彥奇其才、且異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謂曾元者、豈非甌乎、夫文以瓦附會、是甌字也、名元者、蓋以瓦中之畫、致瓦字之上、其義在矣、甲侵許者、豈非鐵杵乎、且以午木是杵

字。姓甲者東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辨其杵字乎。名侵許者蓋反其語爲金截以截附金是鐵字也。總而辯焉得非甌及鐵杵耶。明日卽命窮其跡果於朽壤中得一杵而鐵者又一甌自中分蓋用之餘者彥大異之盡符其解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焚其書隱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旦屈伸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偻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粒吸

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卽還居鄴下、
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資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
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
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與土事、脫有
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
得肉食之、或可以免、于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
逸人聽視、明力愈壯、貌愈少、髮之禿者盡黦、然而長矣、
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
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得餌仙藥乎、何

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診其脈，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級甚宏特，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萬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常欲買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

使盡止于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將深、間有叩門者、從吏叩問之、應聲曰、柳將軍遣奉書於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祝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有舍、吾入之可乎、旣不懼吾、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旣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大厲、至身長數十尋、立庭、手執一瓢、其從吏

卽引滿而發中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其胸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見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後歲餘因重構堂室於屋瓦下得一瓢長約丈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元和初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於丹陽所居有臺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

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子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旣而命酒，約曰：吾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

貌明秀。約指謂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甚
憐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傳吾學也。不幸先吾逝，今令
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
射同過臺城，因命爲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卽諷之
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
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
嘆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之選，見其編錄
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
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乃效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

而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元暉彥昇俱遊於竟陵之門日夕笑語盧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踐危機此言不虛哉約亦吁嗟久之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旣而謂雲曰吾輩爲蔡公郢州記室常夢一人告我曰吾君後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尙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

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歸矣。因相與去。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歲，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話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叛，又一年而喬卒。

梁璟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絲，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童曰：

玉山取酒、酒至、環席通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况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舉題聯句以咏、秋月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次至諸葛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沈吟又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旣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來、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與吾何

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步兵曰欲自明無如歌以送長史酒，憇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吟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闋，中郎又歌曲，旣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環因怒叱之。

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之失所在而盃盤亦亡見矣。學自是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也。

太和中有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宮事因相與嘆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嘗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竒生曰吾不爲明

則妄矣。因命虛一室，鑿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筓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曠，仰而視之，卽以無織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尙昏晦。食頃方如初。

宣室志終